

漢魏六朝小說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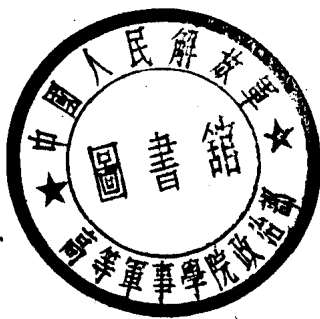




2 038 3591 1

漢魏六朝小說選

徐震堦選註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上海

漢魏六朝小說選

徐震堦選註

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捌陸號

大新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書號 16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4 15/16 字數 89,000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六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 40,101—70,100 定價(6) 0.40 元

前言

中國古代，『小說』這個名詞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所謂小說包括了許多內容和形式都跟現在的小說大不相同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之間，不容易找出明確的共同之點。實際上，『小說』只是一個目錄學上的名詞，而不是文藝學上的名詞。

『小說』這個名詞，最初見於莊子外物篇：『飾小說以干縣（懸）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把『小說』和『大達』對舉，不過指那些淺薄瑣屑、無關於大道的言論，並不是一種文學樣式；後來的人却借用這個名詞來稱呼某一些作品，也還是認為這些書淺薄無聊，不同於『高文典策』，如桓譚新論上所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短書』就是『小書』，漢朝時候，簡牘都有一定的尺牘，這一類書是不爲人所重視的，簡牘特別短，所以叫『短書』。王充論衡謝短篇上說：『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漢事未載于經，名爲尺籍短書，比于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

後來的目錄學家，就把他所認為淺薄瑣碎、荒誕不經、別的門類裏無可安置的書，一總叫

做『小說』。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分爲十家，第十家就是『小說家』，一共收了十五種書，一千三百八十篇：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四十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卷（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篇。

（括弧裏的注，不著姓名的，都是班固自注。）

但是這個書目裏的書，到梁時，只賸青史子一種，到隋朝，連這一種也失傳了。這些書的內容，我們無從知道。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說：『據班固注，則諸書大抵或託古人，或記古事，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似史而悠謬者也。』這個猜測是可信的。如青史子佚文見於大戴禮記的，講的全是禮制。又如十五家中分量最多的是虞初周說，據文選西京賦注引薛綜說，是『小說醫巫厭祝之術』。這都和我們現在的小說是大不相同的。

小說的意義，到了宋朝，才有了轉變，一方面把絲毫沒有故事性的書清除出去，一方面把一向收入史部的志怪書歸入小說。這樣一來，小說似乎有了一個比較明晰的範圍。宋初，李昉等編定漢魏到五代的小說爲太平廣記五百卷，內容不外乎傳奇志怪和軼聞瑣事，比之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所收的小說，內容單純多了。

二

小說的作品愈來愈豐富，內容也愈來愈複雜，因此迫切需要加以分類。明朝編的古今說海和五朝小說都曾作過這樣的嘗試，做得最具體、最有條理的要推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的分法。他把小說分爲六種：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後三種都是宋人的筆記（所舉例子只有一種是唐人的作品），跟近代的小說沒有絲毫類似之處。傳奇是唐朝才有的。所以六朝以前的小說實在只有『志怪』和『雜錄』兩類，而尤以『志怪』書爲大宗。

這兩類書實際是徘徊於神話和歷史之間的傳聞的記載。古代的歷史和神話、傳說常常不能分別，許多現代人認爲渺茫無稽的事情，古人往往認以爲真，譬如左傳是歷史，然而所記載的事實，有許多是怪誕不經的，只能認爲神怪小說的材料。又如許多漢魏六朝的小說，最初都列入史部，後來才逐漸改歸小說。這是由於歷史的真實性隨着人類知識的開展而逐漸提高，而神話、傳說和歷史之間的界限逐漸清楚起來，小說也逐漸從搜奇志怪走上描寫現實生活的道路。

志怪書在漢以前已經有山海經和穆天子傳。山海經專記八荒異物，可算是中國古代神

話的結集，不過都是零零碎碎的記載，沒有構成一個系統。穆天子傳是記周穆王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的故事。漢魏六朝的志怪書就是從這兩個系統發展下來的。一類專記絕域殊方的山川物產，是山海經的流派；另一類專記神仙靈異之跡，是穆天子傳的流派。前者如神異經、十洲記、漢武洞冥記之類，後者如漢武故事、神仙傳之類。

這些傳說盛於戰國之末，到了漢魏，更加繁衍起來。史記說戰國時齊人騶衍「著書十餘萬言，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騶衍倡大九州的說法：

『中國不過天下八十一分之一，曰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所謂九州，有裊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是爲天地之際。』

這和山海經很相像。戰國末年和秦漢之間的一班燕齊方士，更喜歡侈談海外靈境和神仙不死之藥，用來蠱惑一班貪求無厭的野心君主，騙取富貴，史記封禪書記的就不少。上面所舉的神異經之類，大概都是從這些荒誕不經的傳說推行出來的。

魏晉以後，服食養生神仙方術之說，更流行於士大夫中間。如魏嵇康著養生論，以爲「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善養生者，可與羨門比壽，王

喬爭年。晉葛洪作抱朴子，內篇講的都是神仙黃白之術，還舉了很多事例。後漢書的方術傳記的大都是神仙幻妄的事跡。可見這一種思想在當時是怎樣的流行了。因此，志怪小說又增添了新的內容，寫一些鍊丹服食、白日昇天，或者游戲人間、度人濟世的道術之士，和專寫海外靈境和天上神仙的作品就有些不同了。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日盛一日，東晉和南北朝的文人都喜歡讀佛經，茹素奉佛的人也很多，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的說法深入人心，因此，志怪書又出現了新的一類，專寫奉佛的好處，經文佛象的靈異。有的完全出於佛教徒之手，把它當作一種傳教的工具，拿來震聳世俗的耳目，使他們產生崇敬佛法的信心。如王琰的冥祥記就是屬於這一類。也有些文人由於耳濡目染，對於這些傳說認為實有其事，把它們記錄下來，結集成書的，如劉義慶的幽明錄。不過文人所寫的書，內容比較凌雜，不大分別神鬼仙佛。

志怪書中間也有一部分是歷史的傳說。前面說過，古代的歷史和神話、傳說本來很難劃分，其中本來攙雜很多怪誕不經的成分。民間流傳許多關於古史的神奇的傳說是毫不足怪的。譬如王嘉拾遺記裏關於古史的部分很多是神話，漢魏以下也有許多道聽途說的傳聞，爲正史所不載的，和西京雜記所記的一些事實差不多，這又是『志怪』和『雜錄』相兼的了。

『雜錄』一類的書，本來是歷史的支流。四庫總目提要在小說家雜事之屬下面有一段按語說：

『記錄聞見之書，小說與雜史最易相淆，諸家著錄，亦往往牽混。今以述朝廷、關軍國者入雜史，其兼涉里巷委談、詞章細故者，則均隸此門。世說新語古來列之小說，其明例也。』

然而世說新語這一類書，主要在於品藻人物、記錄名流的言語行事，成為當世談柄的。這個風氣起於東漢末年，當時士類中間最重要題目，如郭泰號稱『人倫之鑒』，許劭有『汝南月旦評』，一言毀譽，往往決定人的終身。後漢書郭泰傳後面附左原茅容等十個人的事情，體例實在和世說新語很相近。魏晉士大夫好尚清談，講究言語舉止，品評人物的風氣也愈加流行，一言一動都會被人傳作談話的資料，因此就有人把這些遺聞軼事彙集起來，裴啓的語林，郭澄之的郭子都是。這些書已經失傳，就唐宋人類書所引，有許多材料已經收在世說新語裏面。大概這類書所記事跡，都是輾轉襲用，大同小異，世說新語出來，可說集其大成，其餘的書也就廢而不行了。以後還有沈約的俗說，殷芸的小說，現在也都亡佚了。

世說新語裏有『排調』一門，記一些幽默的辭令。也有專記一些諧笑的資料的，有時很有一些諷刺的意味。這類書的出現，却遠在裴啓郭澄之以前，那就是漢末邯鄲淳的笑林，可說是諧謔書之祖。以後有楊玠松的談藪，侯白的啓顏錄等，這是雜錄的一枝。唐以後仿作很多，都是陳陳相因，很少新意。

三

雖說是漢魏六朝小說，實際上現在流傳的作品中間，所謂漢人的小說，都沒有什麼真憑實據。在這本小冊子裏，除了燕丹子可能是漢朝的書，邯鄲淳笑林是漢魏之際的作品，其餘都是魏晉以後的書。

從東漢末到南北朝，中國長時期處於分裂的狀態，連年爭戰，民不聊生，尤其許多文化落後的民族侵入中國，把固有的經濟文化基礎，完全破壞。加以統治階級驕奢淫逸，政治腐化，壓迫人民，可說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黑暗的時代。頹廢的出世的思想很容易滋長起來，道教佛教的勢力得以大大發展，因而志怪小說成爲當時小說的主流是極其自然的事情。然而另一方面，由於不滿現實的生活，對光明、自由、幸福的憧憬也必然會更加急迫起來，對於現社會

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也自然會產生反抗的情緒。我們讀漢魏六朝的小說，不能迷惑於它的超現實的題材，和富於浪漫主義的幻想的氣氛，應當看出它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情感和願望的地方。這些作品雖然都是統治階級的文人所寫的，但是這些故事的內容大都是民間流傳的故事，作者不過盡了搜集和寫定的責任，所以往往能反映當時社會的現實，有時也表現了人民的情感。作者即使沒有這一種意圖，却是掩蓋不了這種實質。

人民反抗統治階級壓迫的情緒表現得最明顯的，如搜神記的干將莫邪，寫出了干將莫邪的兒子不惜生命代父復仇的那種激烈的心情，韓憑夫婦顯出了富貴不淫、威武不屈的高貴品質。即如拾遺記的怨碑、冤魂志的弘氏，也明白地寫出了對橫暴無理的統治者的強烈抗議。另外一些作品則提出某些社會問題，如冤魂志的徐鐵臼，寫後母虐待孤兒、凌逼至死、冤魂復仇的故事；搜神記的吳王小女寫婚姻不自由、含恨而死的故事。這些都是幾千年來封建家庭裏非常普遍的問題，通過神怪的故事把它們提了出來。有些故事雖沒有那麼明顯，却也可以作這樣的理解。幽明錄的賣胡粉女子和龐阿，一個寫情死，一個寫離魂，粗看似乎沒有多大意義，可是這一類故事，在後代的小說戲曲裏特別多，這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面才會產生的現象。在封建社會裏，男女社交不自由，婚姻不自由，他們的願望不得實現，於是託之夢

幻，託之離魂，今天看作千篇一律的陳腐濫套，實際上却有它的現實的根源。

另外一些富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或者對於政治或統治階級的生活提出了嚴正的批評，或者加以諷刺，或者僅僅作客觀的敘述，而通過這些敘述，讀者自能看出這些現象的不合理。至如漢武故事裏寫求仙的虛妄，怨碑裏寫人民的怨毒，這不僅反映了客觀現實，也提出了批評，其實這都不是作者個人的看法，而是傳達了人民大眾的意見。這種批評不但通過了神話的形式，有時也通過諸諺的故事來表現。如笑林所記漢世老人，是對於守財虜的嘲弄，魏市人是對於士大夫階級服食求仙的諷刺，同時也在取笑一班裝闊的人。而啓顏錄的山東人和劉道真，一篇敘述一個能幹人栽在傻子手裏，一篇敘述一個知識分子栽在一個勞動婦女的手裏，本意想取笑人的反而被人所笑，這都不能說是出於無意的。

就整部書來說，最有現實意義的，當然要推世說新語，雖然都是零碎片段的記載，可是漢末到東晉逐漸形成的士族階級，也就是當時主要的統治階級的生活思想，全部展開在讀者的面前，讀這樣一部書，比之讀一部歷史更能深入了解那一個時代的真實面貌。從三十六門的標目中間可以看出作者的見解正代表了當時士族階級的見解，然而唯其如此，所以毫不掩飾地把當時統治階級頹廢墮落的生活面貌完全暴露了出來。同時也記載了一些可敬可愛的人

物的語言行事，值得我們傾倒的，也有一些人在當時頭腦比較清醒的，對那種虛無頹廢、猖狂妄行的思想作風，提出了嚴正的批評，如王羲之之於謝安，何充桓溫之於王劉，都能一語破的，發人深省。這記的雖是一二人的事情，却也代達了廣大羣衆的意見。

所以漢魏六朝小說，雖然大部是神怪的故事，寫人事的也都以統治階級的生活為主，然而有不少作品裏面，可以發現高度的現實意義，同時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並且在這些作品中間，還包含了不少至今流傳的民間故事。例如屈原和牽牛織女的傳說見於博物志，不過內容簡單一點，又如本書所收的張翥一篇裏所記的藏神，白水素女一篇裏所記的螺精，至今還流傳口頭，情節也許更加曲折豐富了，大體上却還沒有多少改變。有些故事，經後代的作家加以利用和發展，寫出了許多有名的作品，譬如焦湖廟祝發展爲唐人的南柯太守傳和明人的南柯記傳奇以及其他許多類似的作品。韓憑夫婦發展爲敦煌所發現的韓朋賦，干將莫邪發展爲魯迅故事新編裏的鑄劍，都是最顯著的例子。

四

漢魏六朝的小說，不但和近代的小說完全不同，就文藝樣式的發展來看，也很少直接的

關係。形式上都是些零零碎碎的記載，缺乏複雜完整的結構，並且沒有深細的刻劃和描寫。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它在藝術上的成就。

大部分的故事雖然是神怪的，然而表現手法却一點沒有不近人情的地方。故事中的神鬼仙靈，他們的言語行動都非常親切自然，情感也非常真實，遠不像近代某些神怪小說的荒誕不經，因此，吳王小女、天台神女的事跡和賣胡粉女子一樣的能感動人。有時善於用簡單的筆觸來創造氣氛，使讀者更增加親切之感。幽明錄的劉晨阮肇遇天台神女，中間只用『遂停半年，氣候草木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悲思』寥寥幾句，使讀者感到不是在寥廓虛無的境界。同書的黃原一篇，前面叙青犬引黃原和妙音成婚，儘管有『冥數』『神鬼』一類的話，却感不到什麼神秘的氣氛，可是結束地方說：『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駟車，髣髴若飛。』使全篇的氣氛都變了。這些運用語言的巧妙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此地不過隨便舉兩個例而已。

其中比較優秀的作品，在處理題材方面是有他的長處的，因為這些故事，篇幅一般都不長，有的簡直非常短，所以必須抓住故事的最突出的部分，用力的寫。所以即使如世說新語那樣，每段只有寥寥數語，也能把這一段故事的精神充分表現出來，語言的精練達到了非常的高度。至如干將莫邪，韓憑夫婦都不過兩三百字，其實情節並不簡單，却是寫得那麼精練？

結構那麼緊密，情節的發展又是那麼自然，其效果並不減於長篇的作品。這主要在於作者能够捉住問題的重心，才能寫得這樣精采。同時作者能着重體現了人物的情感和性格，也增加了作品的效果，如搜神記李寄寫女孩子的英雄氣概，冤魂志徐鐵臼用一首歌來表達孤兒的悲哀，都是非常成功的。

這些作品，它的思想和故事內容，千餘年來，已經融化在詩、詞、歌、賦、小說、戲曲中間，成爲中國文學遺產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後來的作家或用它的情節，或用它的詞句，我們不知道這些作品，就不可能徹底了解後來的諸多文學作品。

五

本書選材的原則是這樣的：漢魏六朝的小說，雖說不同於現代的小說，但本書的對象是一般讀者，所以首先選擇比較有故事性的。因此，雜錄一類選的比較少，主要的來源是世說新語。十洲記、神異經、博物志一類完全沒有故事，但供後世文人採作典故或摘取詞藻之用的作品一概不選。神鬼的故事，千篇一律，多看生厭，所以只選取一些富於人情味的。

開頭選的兩個長篇，燕丹子雖不一定是漢人的作品，總是最早的一篇有完整結構的小

說了。漢武帝是志怪小說中最早的一個箭垛式的人物，選了一篇漢武故事作為代表。以下從列異傳到冤魂志，都是志怪小說。寫因果報應的書最多，也最為單調，只取冥祥記、冤魂志幾篇略見一斑，以概其餘。西京雜記以下都是雜錄類的書。世說新語選得獨多，無論從作品的意義說，或從文字的雋潔說，在漢魏六朝中是應當首屈一指的。最後選了幾節笑林和啓顏錄，代表最早的諧謔書。

注釋方面，力求明確。有些古代特殊的語法，初讀古典作品的人感到陌生的，也加以說明。不過哪些該注，哪些不該，這標準是非常主觀的。挂一漏萬地方，一定不免。古字，確無可疑的，都改用通行體，以便利閱讀。也有一些地方，由於傳寫脫誤，無法校正，只好闕疑。

本書的選材和注釋，一定有許多不適當和錯誤的地方，衷心地希望讀者指正。